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
第一回 移孝作忠倫常大變 量材器使皇路飛騰

話說湖南官場，同時有三位出色人員，都是撫台前頂紅的人。撫臺姓黃，江西人。三個紅人，一喚任承仁，一喚俞洪寶，一喚李才雄，三個人都是候補知縣。任承仁新近從那裏交卸回來，撫臺極賞識他，曾經保過送部引見。俞、李二位是一直跟著撫臺，辦過幾年文案；李才雄現又兼當土藥局的差使。有天，任承仁穿了衣帽來拜俞洪寶，卻好李才雄也在那裏。任承仁進來，看見李才雄皺著眉頭坐在那裏，呆呆的樣子。任承仁心裏有點奇怪，也不便問他，先同俞洪寶談了幾句心，慢慢的說到家務。

任承仁就提起他有個過繼的娘，因為在家裏沒有人養活，大遠的奔了來找我。既然來了，安分守己的吃碗現成飯罷了，脾氣又不好，時常在家裏鬧脾氣。再照這樣鬧下去，我可有點受不了了。不是我讓他，就是他讓我。俞洪寶道：「這算什麼大事？他因為沒有兒子養活，所以纔承繼到你。你公館裏亦不少這一碗飯。你讓他些，過幾年死了，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。你要現在一定攆他出去，他情急了，或是告你一狀，就算辨得清，倒要耽誤了你正經事，那可犯不著，你又何必同這個孤寡老太婆嘔什麼氣呢？」任承仁想了一想，倒也不錯。他們說了一回話，看看這位李才雄，是坐立不安，不住的唉聲嘆氣。

任承仁熬不住了，便問俞洪寶道：「李老哥為何這樣沒精打采的？」俞洪寶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李老哥丁了憂了。但是他老哥的家道，你是曉得的，如果再把差使丟了，叫他怎樣過呢？他這個總辦土藥局的事雖然不好，在他也還將就敷衍，要再沒有這個差使，更不得了，所以在這裏難受。」任承仁道：「倫理這主藥局的事，又不是地方官，就是丁憂的，連下去打什麼緊？」俞洪寶道：「卻是沒有這個道理。」任承仁道：「什麼道理不道理，這叫做恩出自上罷哩！我倒有一個法子想。」俞洪寶同李才雄就異口同聲的問道：「請教大才，有什麼法子？」任承仁道：「裏頭有位史巡捕，是撫臺極紅的人，說的話是捷于影響的，可就是愛兩個錢。我們去走一趟，探探他的口氣，就托他去想法子去。如果有點意思，拼得送他幾百銀子，把這個差使留下。李老哥固然是不無小補，就是我們，在省裏也多個地方走走，豈不甚妙？」俞洪寶道：「好，好！」任承仁道：「既你們也以為好，他丁憂多日了，亦不便耽擱，我們要趕緊纔好。」說完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裏等他，又拉著俞洪寶道：「我們去碰碰再說。」李才雄當時說了一句費心。

當時，俞洪寶同著任承仁，一直來到史巡捕房裏。史巡捕讓他們坐下，說了一回閑話，纔提起李才雄的事來。說到要想法子求連差的話，史巡捕此時嘴裏正含著一口茶，手裏捧著水煙袋，睜著一雙眼睛，呆呆的一回，纔把這口茶咽下去，騰出嘴來說道：

「這個不容易。」任承仁道：「並不是弟等多事，實因為李哥的家道太寒，要是就這樣擱三年，那直捷要他的命了！」史巡捕道：「他家道雖寒，省城裏比他家道寒的還多著哩！」任承仁又道：「李哥一向虧累，現在又出了喪事，用錢多，要有這個差事，還可以拉攏拉攏，就是外面張羅，也還容易。要就是這樣下來，直截便是一條死路。老哥熱腸古道，我們是一向欽佩的。他這椿事，祇要老哥高抬貴手，他就過去了。我也曉得你老哥是沒有不可憐他的，你說的話都是嘔著人玩耍。不然，老哥一定不肯幫他的忙，可不就毀了他嗎？」一面說著，便走到史巡捕耳朵邊，低低的說了幾句。

史巡捕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我們既是一向有交情，沒有不幫忙的。不過這件事，我還得找我裏頭一個朋友出一把力。但我同他有交情，我的朋友同他沒有交情，況且也不曉得他這個人。這個當中，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，老弟你是曉得的，明人不說暗話。況且他又是一個違例的事，那個肯輕輕的放過去呢？」任承仁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都包在我身上就是。」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裏一比道：「這個數目可好？」史巡捕笑了一笑道：「論起來也不算少，但我可是沒有權的，事情我去辦，碰他的運氣罷。這件事不是我夠朋友，但是，這裏頭轉了一個彎子，就很不容易了，難道我還來想好處、賺扣頭不成？」

任承仁、俞洪寶連忙陪笑道：「笑話！老哥太多疑了！」史巡捕道：「我去辦辦看，晚上叫任老弟來聽回信罷。」俞洪寶道：「我也同來。」史巡捕道：「玩不得！我這裏祇有一個任老弟來慣了的，沒有人查問，要是別人夜裏來，風聲就鬧出去了。反正都是為朋友，一樣的赤心。你千萬不必來，不但沒有好處，恐怕還要惹是非。」俞洪寶答應著，當時同了任承仁出來，一徑回寓告知李才雄。

李才雄曉得是有点意思了，但也還不曉得史巡捕要多少錢的話。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，任承仁來了，搖搖頭道：「好厲害！好厲害！」俞洪寶、李才雄忙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任承仁道：「他是大張獅子口，說你的差使一年有兩千多銀子，他問你要一半。此外，還要你在要緊的地方，找個人對撫臺說一下子，這算是掛掛簾子的事。」李才雄聽了，呆呆的一言不發。

倒是俞洪寶道：「論起這個差使來，一連就是三年，化上一二千銀子，也沒有什麼不值得。但是李哥一時拿不出來，奈何？」任承仁道：「李老哥去湊湊，看湊到多少。要是少些的時候，我們大家能幫一幫忙最好，等李哥慢慢的騰出來還罷。」俞洪寶道：「看來也祇好如此。但是這個事已經兩天了，也該報出去了。」任承仁道：「不妨。李老哥趕緊找人去掛簾子去要緊，等把簾子掛好，再報出去不遲。」李才雄道：「撫臺頭一個紅人就算是首府，我平常也很應酬他。但是個嘴饞的人，要求他事，總要請他吃飯。我是已在衰經之中，不便請客，如何是好？」任承仁道：「你不要拘泥，正經事要緊。你今天就發帖，請他明天晚上，我同俞哥做陪客，也好相幫你說幾句。你祇管辦理，哪個人來說你？」當時李才雄便寫了請帖，夾著手本，打發人送過去。又叫廚子備辦頂好的酒席，明晚請首府，祇要菜辦得好，錢是不論多少。廚子聽見不計較錢的生意，自然歡喜，連忙就去備辦。

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，重新叫他把手畫掛起來，把素的依舊換掉。忙忙碌碌，收拾了一回。正在那裏點綴，送請單的卻回來了，說是大人有病，請了三天假，明天不能來，叫把原帖帶回。李才雄聽了，把一團高興冰冷的了，嘆口氣道：「我就如此倒楣！」任承仁道：「還有一個法子，你去寫好一封夾單遞進去，他看見了，亦就明白。等他上院去，沒有不替你設法的。況且你請他，他也曉得的了。」李才雄道：「也不曉得是什麼病？」回來的人道：「聽說著了涼，傷風咳嗽，並沒有什麼大病，過兩天就要銷假的。」任承仁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依著我去做。老史那裏，先要把錢交過去；要是不能如數，六成是要先給的。下餘我去對他說，問我們兩人要就是了。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，慢慢的去給他，難道老哥還會叫兄弟為難麼？」李才雄道：「祇要緩口氣，少卻是萬不會少的。非但不會少，老大哥替我出了這一番力，再要叫老大哥為難，那還能算是人麼？但是首府這個夾單，還要老大哥費神斟酌一下。」

任承仁道：「我是于文墨一道，大大的外行，你還是找老俞罷。」又說了一回閑話，任承仁便立起身來道：「老史的數目，我就去答應他分兩期，一期先付，一期事成之後兩個月再付。萬一他要利錢，為數有限，也就答應他了。」李才雄道：「自然，自然，你看著辦罷。我心裏沒有主見，你怎麼說怎麼好。你這番回護我的心，我難道還不曉得？你直截看著辦，不必同我商議了。總而言之，祇要事情成功，我是無不恪遵台命的。」說著，作了一個揖道：「費心！費心！」任承仁曉得他不會變卦的了，就裝出一番大義凜然的樣子來，說了幾句義可乾雲的話，就出來上轎回家去了。李才雄去找俞洪寶，托他做一張夾單底子。俞洪寶照著他的口氣做好了，又添了幾句哀戚的話，交給李才雄。李才雄便去找人騰清了，送到首府裏去。

卻說這位首府是一位滿洲人，名叫伊昌。當日看了他這個夾單，暗道：「這個事卻是有點不在理。既然說是裏面已說通了，要我做面子，我亦何樂不為？但是這話不曉得靠得住靠不住？且待我見了撫臺，見景生情罷。況且打去年起到如今，我也吃過他六七十頓了，要一定回覆他，未免有點不好意思。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，我也不干，我犯不著為著他去碰釘子。」主意打定，次日起來銷假上院。

李才雄先就打發人在首府衙門口打聽，聽見傳伺候了，便用一個素手本，叫跟班到各衙門掛號，稟知丁憂的話。恰恰伊大人上院，撫臺就同他講起這土藥局收數甚好的話。伊大人便接口道：「李今辦事向來是最可靠的，不過是他運氣太壞。」撫臺便問：

「他運氣怎樣壞法？」伊大人道：「聽說他丁了憂了。但這個事辦到現在這樣地步，也不容易，總要有個精明強幹的人去接手纔好。但是這些候補的人員，卑府是曉得的，除掉現居要差的，便也沒有什麼大才具的了。況且，在省候補賦閑的日子多，終是前缺後空，要他顯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。所以古人說的，凡要辦大事的，總要量材器使，不可驟易新手，為的是恐怕前功盡棄。」撫臺道：「他是丁了憂，要回籍守制的人。」伊大人道：「這個恩出自上，卑府不敢妄參。末議祇要大人吩咐就是了。況且卑府聽說李今光景也不大寬裕，自從丁了憂之後，屢次尋死。昨天還有李今的同鄉幾個人，求卑府轉求大人的恩典，能夠叫他連下去，真是公私兩美。卑府是已經拒絕了他們，但恐怕馬上更動，李今真要尋了死，同寅面上很不好看。‘狗急跳牆，人急懸梁’，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。」

撫臺搖頭道：「丁憂的連差，這是從來沒有的事。」伊大人道：「好在土藥局不比現在任地方官，況且別省也是有過的了。祇要大人肯給恩典，這也沒有例與不例的。」撫臺道：「我恐怕別的候補人員不服。」伊大人道：「量材器使，他們怎敢不服？」撫臺沉吟了一回道：「我們就這麼辦。現在暫且不用更換，等我選到了人再改委罷。」伊大人道：「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。」這個時候，撫臺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，不過借著這個題目鬼畫符而已。

伊大人下來，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，李才雄感激得很。當晚算是在寓裏成服，也就不回去奔喪。過了七天，就依舊的請客宴會，不過換了件洋緞的衣裳。任承仁當時問李才雄要了六百兩銀子，謝了史巡捕，說明三個月之後再付四百兩，交任承仁轉交。任承仁卻祇交了史巡捕四百兩銀子，那六百兩便落了下來。李才雄見了面，還是千恩萬謝的不了。

但是這個端一開，有些丁憂回去的都來了。內中有一個候補通判伍瓊芳，家道本好，本來在家裏當工房的，因為有錢，就動了官興，捐了通判。到省不到三天，接到家信，丁了外艱，就忙忙的回去守制。現在聽得李才雄做了個奪情知縣，不由的心裏亂跳，艷羨的很，就趕緊的回了省來，租了幾間房子，去拜了李才雄，問了來蹤去跡。便用重價雇了兩個上等的廚子，非但菜做得好，並且還會做各樣的點心，請李才雄、俞洪寶、任承仁吃了幾頓，又送了任承仁好些東西。熟識後，就托任承仁把他去引見過史巡捕，又去拜伊大人。

伊大人不見他，他隔上四五天必來訪安一次，又不時送些東西，吃的、用的，生的、熟的，看的、玩的，不住的搬進來。又重重的門包，那家人更是格外替他求著伊大人收。滿洲人的門權向來是重的，祇要門口巴結好了，裏頭是不會不好的。日子一久，伊大人很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也就請他吃飯，拉攏起來。他又托任承仁會說要拜老師，伊大人不肯，當不住任承仁的這張嘴會說，也就答應了。當時送了一千兩銀子的贄見，又有幾件古玩玉器，伊大人一律全收。從此單見便是門生貼子了。

歇了一個多月，就提起要伊大人替他求個差使的話。伊大人道：「論起我們交情，斷無不盡力的。但是上頭的事，你也要安排安排纔好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門生已切實托過史巡捕了。」伊大人點了點頭，也不再說。從此以後，仍舊是五日一大宴，三日一小宴，請伊大人吃，又不時送些時新果品、菜蔬。伍瓊芳回省轉眼已是四個多月，前後化的錢也很不少了。家裏的錢人不敷出，接濟不上，他也曉得不便問人家借錢，到沒有錢用的時候，便把些衣服、古玩去當了錢來請客應酬。要是伊大人歡喜的朋友問他借兩個用用，他也是如數奉上，決不推辭。因此，同寅中除了幾個有骨氣的不同他來往，那班狐群狗黨，便是越聚越多了。

不多幾日，聽見任承仁委了瀏陽縣，俞洪寶委了清泉縣，就連忙過去道喜。見了俞洪寶，俞洪寶便告訴他：「昨天聽見說，我的遺差要委你辦，你可有點風聲？」伍瓊芳道：「這件事怕派不到我。」俞洪寶道：「那有一定的？一個撫臺委個把差使，難道還要去查例麼？我昨天聽見說是出傳進稿去，大約一兩天就可揭曉了。」伍瓊芳雖然不敢決定不假，心上卻也歡喜，趕緊就到史巡捕那裏去走走，為的是好探探實在消息。

偏偏史巡捕生了外癩，睡在床上「噯呀，噯呀」的叫喚不住。伍瓊芳就沒坐下，仍舊回到寓裏。卻是坐立不安，祇得又出去拜首府，剛剛首府又到院上去了。伍瓊芳祇得坐在官廳裏老等，等了多時，纔曉得首府在洋務局裏陪著洋人吃飯，回來還早。伍瓊芳肚裏亦餓的慌了，祇得回家去吃飯。吃過之後，仍到首府這邊來。這位伊大人雖然回來了，卻是吃醉了，家人不敢上去回。伍瓊芳也沒得法子，祇急得他抓耳搔腮的樣子，祇得又去拜俞洪寶，問他的個實，心上還放心不下。

過了一天，果然委札到了，說是「牙厘局銀庫兼收支俞洪寶，已委署清泉縣，所遺兩差，亟應遴員接充。查有丁憂通判伍瓊芳，才具優長，堪以充當」等語。伍瓊芳看了一遍，心中大樂。當時開發了腳錢，先去拜謝伊大人，正逢著伊大人又出去了。伍瓊芳就叫跟班的拿一張片子，說是拜王老爺的。伊大人的門口叫做王福，是北京人氏，跟著伊大人多年，卻是言無不聽的。當時聽見伍瓊芳拜他，就把他請進來，坐在煙鋪上。王福送過茶，便先開口道：「恭喜大老爺，這就好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這都是大人的栽培。」王福道：「大老爺是去年到省的罷？」伍瓊芳道：「是去年冬月十二日到省，十四就接到家信，丁了外艱，也就趕緊回去了。今年四月纔來的。」

王福道：「這個差使聽說有三千金有餘，薪水雖然不多，卻是一千七百的銀價，那就差不多加六了。又有各厘卡的年節規，要是放活動點，還有加敬。再要能虛嚇詐騙，那也沒有底的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那卻還不曉得。」王福道：「到底做官好，真是有本有利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這個說不定的，我看還是你們這跟大人最好，大人高升了，你們到也是無本有利了。況且像大爺你呀，祇要敷衍一個大人。我們就盡是上司，什麼撫、藩、臬、道、府不要說了，還有那些候補道也要擺架子。不應酬他又不能，應酬他那還得了嗎？要是一個不小心，得罪了那一個，將來還要吃他的虧。比起大爺你這個行業，就差遠了。就算是錢的話，像大爺在省城裏，這一年各處的孝敬，還不夠大爺花的麼？」

王福道：「多像大老爺這樣體恤，當家人的自然好了。但是混帳的多，平常時也看見他來，到了節下，塞上一張片子，還要替他上號，莫說是錢，還要賠功夫呢！還有一種同通直隸州，更覺不是東西。他也不下轎，不落官廳，就坐在轎子裏打著扞，叫個人送帖子進來，還要叫人出去擋駕。上回有一個，我也不記得他的名姓了，他叫人進來說是拜會，我就回覆他不見。他的跟人說是要出去擋駕，我也不理他。他的跟人去說了，這位什麼老爺就下了轎，一直走了進來，坐在廳上拍桌子打板凳罵開了。我正要上去打他兩個嘴巴子，到是伙計們拉住了，又有一位伙計出去招賠了，他纔走的。你說這樣的東西混帳不混帳？芝麻前程，也要出來擺架子，難道二太爺還怕你不成？這可不是發昏了？我想起來了，就是住在縣門口朝東房子裏那一位候補同知支墉。我後來就去回了大人，大人也很有氣，正打算著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外邊喊道：「大人回來！」

王福便趕緊戴上帽子，出去站班。等伊大人進去，就拿著伍瓊芳的手本進去，不多一刻，裏面喊「請」，伍瓊芳跟了手本進去。國朝的規矩，同知、通判見知府是用晚生帖子，不用手本。這伊大人是撫臺最歡喜的人，所以一班同知、通判就一齊改用了手本。起初也還推過一二次，因後就安之若素了。所以，這回伍瓊芳上手本是入時的儀注，並非做書人漏出馬腳來。況且，伍瓊芳久已拜了伊大人老師，這個門生手本是久已拿過的了。

閑話丟開，言歸正傳。當時伊大人把伍瓊芳請進去，就先說了一句「恭喜」。伍瓊芳道：「這都是老師的栽培。」伊大人又道：「這個差使聽說還不壞，三年之後還有一個勞績。現在算起來，差不多服滿也就可以署事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門生以丁憂人員在省得差，俾守制日期無害資格，都是老師一力成全，門生舉家感戴！」談了一回，伍瓊芳見伊大人祇管阿欠，估道必是煙癮來了，不便久坐，況且還要到別處去，就辭了出來。又到門房裏坐了一回，並告訴王福，以後伊大人衙門裏，不拘什麼人的壽日，或是添了小孫子，及各樣的事都要招呼。王福滿口答應。伍瓊芳出來上了轎，還打算上衙門去謝委，看看天也不早，祇得回家。剛剛到了二門口，祇見多少人圍著一個人在那裏吵，又看那個人卻是滿頭的血，不覺心上「畢拍」一跳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